

“沉重的责任”系列



沉重的回报

THE HEAVY RETURN

党宪宗 | 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沉重的回报 / 党宪宗著. — 西安 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6.9

(沉重的责任系列)

ISBN 978-7-5513-1035-2

I. ①沉… II. ①党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5208 号

沉重的回报

作 者 党宪宗
责任编辑 史 婷
整体设计 上官鹏 牛丹丹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)
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
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
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32
字 数 220 千字
印 张 9.5
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1035-2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,

印厂电话: 029-89107718

前言

《回报》比《母爱》更难写，遇到的困难更大，付出的心血更多。

大学生回报父母、回报家乡的话题我已经关注了将近二十年，职业的特殊给我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和素材，我经常听到一些大学生回报父母的故事，目睹过许许多多大学生回报父母、回报家乡的特写镜头。

镜头之一：

采访人：新华社记者、《北京青年报》记者、《华商报》记者、党宪宗（笔者）。

儿子出国十几年了，没回过一次家。父亲患病躺在炕上已经三年了，身上的皮肤几乎全部溃烂，尤其到了夏天，苍蝇乱舞，气味难闻。父亲的炕头放着儿子一家三口在美国的全家照，老人眼睛睁开时，死死地盯着照片；闭上眼睛时，两只手紧紧地抱着照片。为了见上儿子一面，老人不想死，挣扎地活着。老人几次将要咽气时，从喉咙眼里迸出的都是同一句话：见不到儿子我死不瞑目。

镜头二：

采访人：《北京青年报》记者、《华商报》记者、渭南市电

视台记者、党宪宗（笔者）。

儿子大学毕业十几年，女儿大学毕业五年，兄妹俩收入不菲，各自都成了家。为了买房子，他们毕业后几乎没给过家里钱。父母仍然住在祖上留下的已有上百年历史的旧窑洞里，生活异常凄苦。父亲患有肺气肿，母亲是高血压，两个人每天还在日出而作、日落亦不歇地干着活，遇到星期天，母亲还得拖着病身子到教堂给儿女祈福。我们采访时恰逢儿子回来在家，儿子对我们平静地说：“我对不起父母，但有什么办法，城市里费钱，还要买房子……”父亲激动地说：“不能怪儿子呀，儿子比我难，我在家的日子好搞，儿子买房时我没添多的钱，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，已经觉得对不起儿子了。今年苹果能卖三千元，我想还是全部给儿子，添不上斤总能添上两……”

镜头三：

采访调查人：合阳县电视台记者、西北大学学生、党宪宗（笔者）。

儿子在外县任副县长，除过县上有大事外，每个星期五晚上都要赶回家；谢绝所有同学朋友的邀请，两个晚上都在家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，给母亲揉腿、洗脚、剪趾甲、梳头……尽着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白天和爱人一起变着花样给母亲做饭、尝饭的凉热、给母亲喂饭……望着母亲的满头银发和脸上的道道皱纹，儿子不无动情地说：“母亲的每根白发都在给我讲述着一个抚养儿女的心酸故事，都饱含着儿女的欢乐与眼泪。母亲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镌刻着儿女成长的历程，都镌刻着母亲对儿女深深的爱。”

镜头四：

采访人：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记者、党宪宗（笔者）。

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，年关来到。在渭北一个小山村的

除夕之夜，满头白发的母亲倚靠着大门，望着村头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儿呀，有事干没事干，挣下钱没挣下钱都不要紧，你回家呀！妈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你呀！妈想你想得眼睛都哭瞎了。”

儿子这时站在村头老槐树的后边，望着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老母亲，听着撕人心肺的呼儿声，眼泪像泉水般往外涌。大学毕业四年了，找不到工作，生活都没有着落，更不要说回报父母了。四年来儿子没回过一次家，没和家里通过一次电话，他无颜见江东父老。今年除夕回来了，却没有勇气踏进家门。母亲近在咫尺，儿子却不能上前相见。儿子心肝俱焚、泣声不断，跪在地上给母亲重重地磕了三个头，毅然转过身，消失在茫茫的雪夜中……

镜头五：

采访调查人：西北大学学生、党宪宗（笔者）。

儿子是西安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，周末开着宝马车带着妻子和自己的儿子到家乡风景名胜区度假旅游，五年没有回老家李村河了，想借此机会回家看看。儿媳嫌热，住在宾馆不愿意去，儿子只好带着十二岁的儿子回家。到了村头上坡时，儿子的儿子忽然说：“爸，你看那个老婆婆拉着一车子玉米棒正上坡呢，多可怜，她的儿子呢？孙子呢？为什么不帮忙？”儿子开着车头也没回地说：“关你什么事，小孩子多管闲事。”车子到了坡头上，儿子的儿子吵着说：“不行，你看那老婆婆多可怜。老师说要学雷锋做好事。爸，你停下来，我帮老婆婆拉车去！”儿子无奈停了车，下了车仔细一看，拉车的老婆婆竟然是自己的老母亲。

镜头六：

采访人：《半月谈》杂志记者、《人民日报·环球人物》杂志记者、渭南电视台记者、著名电影导演吴天明、著名电影编剧芦苇、党宪宗（笔者）。

儿子病了，儿媳疯了，瞎了眼的奶奶和满身疾病的爷爷被两

个孙子的学费压得叫天天不应，喊地地不灵。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，住在过去生产队的破机房里，周围堆满了垃圾，老鼠跑来跑去，从不怕人，吃的窖水里爬满虫子。采访者没有一个不震惊，没有一个不落泪，吴天明、芦苇、记者和随同采访的人倾其私囊，把钱塞到老奶奶的手里……

一个个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，一幕幕撕心裂肺的感人场景，让我痛心，让我迷茫，让我夜不能寐，让我食不甘味。五年来，我断断续续走访过三百多户供养儿女上大学的农民家庭，有的家庭跟踪采访过七八次。采访的初衷本来是想写大学生如何回报父母，但那种供养儿女上大学的一个个血泪故事，联结成一幅学费重如山的长卷，让世人震惊。长卷中母爱的伟大、母爱的无私、母爱的沉重，让我不得不舍弃了写“回报”的念头，重新调整思路，将视角定格在供养儿女上大学“难”的主题上。十几年的痴心关注，三个月的下乡采访，三个多月的潜心伏案，用笔蘸着泪水终于写成了《沉重的母爱》一书。《母爱》初稿完成后，还未正式出版，

《西安晚报》首先做了整版报道，随即全国几十家媒体争先恐后来合阳采访报道，这是我没料到的。《母爱》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后，全国上百家报刊和电视台连续报道，几家报纸累牍连载，全国各大网站铺天盖地点评。尤其是在我的家乡掀起了“《母爱》热”，上自机关干部，下到普通老百姓争着买《母爱》，争着读《母爱》，新华书店排起了买《母爱》的长队，学校把《母爱》列为学生感恩必读教科书。一个小县城不到一个月时间销售了将近七千册《母爱》。2008年3月，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记者到合阳采访了四天，在电视黄金时段专题报道了三十二分钟。全国各地打电话的、写信的、索要《母爱》一书的接连不断。我的心在跳动，我的血在沸腾，我的热泪在狂流。渭南市政协主席看望我时掉着眼泪，合阳县领导当面感谢鼓励我，县委书记亲自为《母

爱》的主题歌词谱了曲。好多普通老百姓在电话中说，在信中写，在当面说，《母爱》写到老百姓的心里了。2007年12月我坐长途汽车到渭南参加市作协的会议，车主知道我是《母爱》的作者后，硬把二十多元的车票钱退还给我，说你替我们老百姓说了话，你的钱我坚决不能收。我感动得泪都流下来了。

心在激荡的同时，我又在深深地反思。写《母爱》一书的目的除了反映“学费重如山”这一社会现实外，更重要的是唤起学子对父母的回报、对家乡的回报之心。第一次采访中，我看到好多供养了几个大学生的农民家庭，儿女毕业七八年甚至十几年了，父母仍然生活在贫穷的最底线，仍然在贫穷中守望着儿女的幸福，只知付出，不求回报；只言养儿泪，不谈孝娘情。这种付出与回报的天壤之别，不能不使我迈出采访的第二步。我给朋友和有关人士透露这一想法后，立即遭到一些人的反对。他们说，不会采访出什么结果，你只能写好的，不能写差的。在《母爱》的作品研讨会上，有些人竟然站起来指责我：你要写大学生的回报，我们这些大学生坚决不答应，你知道吗，当今的大学生有多难呀！是的，大学生难，就业难，结婚难，买房子难，养孩子难，买车难……大学生所有的难，是为了不断改善自己的境况而难，是为了赢得白领阶层的生活而难。而父母的难是为了让苦难在自己身上终止，把幸福全部留给孩子而难。

这次调查走访用了两年多时间，时访时停，断断续续。共调查了二百多家，有些家庭是我上次调查过的，这次做了一次回访，甚至回访了三次。两年多来，我的心情一直陷在茫茫的苦海之中，上次调查，我的心随着父母的痛苦诉说而痛苦，随着父母的辛酸流泪而流泪。尽管痛苦，尽管心酸，但当我看到所有父母流泪的眼睛深处透射出儿女上了大学后的欣慰，透射出对未来的希望时，我也随之欣慰，随之振奋。这次采访时虽然有一部分家庭生活

状况不同程度地有所改善，父母的心情也没有供养儿女上大学那阵子沉重了，但有一部分家庭生活贫困程度仍如当初，仍在贫困线上挣扎。父母的眼神虽然不是苦苦地挣扎，却失去了当初的期望，当初的欣慰，显示出焦虑与迷茫，透露出哀愁和幽怨。一个瞎了眼睛的七十多岁的老婆婆给我说：“孙子研究生马上就要毕业了，工作咋办，媳妇咋办？我老了，没有力气了，娃以后的路咋走呀？”一个在黄河岸边摆渡了大半辈子的老船工给我说：“我六十多岁了，但我不能歇呀！儿子大学毕业十年了，工作不怎么如意，还没结婚。女儿大学毕业六年了，还没有一个固定职业，三十岁的人了，也没有个婆家，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呀！”听着一个个父母的讲述，看着一个个家庭的实况，我没有那么多的眼泪了，没有那么多的痛苦了。但我在反思，我在寻找着现实中的答案，我的心反而更沉重了。

采访中，我思索着什么是回报，寻找着回报的定义。中国从古至今把儿女对父母的回报喻为乌鸦反哺、羊羔跪乳。当今大学生的反哺不外乎两种：一种是金钱回报，一种是感情回报。应该承认，大部分学子都做到了金钱回报，每年给上父母一两千元，三四千元，也有的一年给父母几百元。还有不给的，就顺理成章地把父母生活中的一切全推给了在家的兄弟姐妹。甚至父母孤灯相伴，自己也会心安理得，在外面潇洒度日子了。现实生活中，大部分父母要求的回报并不在于金钱，儿女工作多年了，父母还在给儿女钱的现象生活中随时所闻，随时可见。我一个老同学给我说：“女儿大学毕业后，每年给家里寄三千元，家里一分钱也没有花，存在银行里，五年共存了一万五千元，女儿买房时，家里又添了一万五千元，给女儿寄去三万元。”一个北山脚下的老农民说：“儿子大学毕业七年了，没给家里一分钱，家里这几年苹果共卖了五万元，全部给了儿子，因为儿子在外面要花钱。”父

母要求儿女的回报更主要的是感情回报，在父母面前的一句贴心话，病床前一个细小的动作，往往感动得父母热泪盈眶。为什么一首《常回家看看》唱遍大江南北，记忆再不好的人都能哼上几句歌词，到了年关，好多等待儿女回家的父母更常常哼着？因为这首歌唱出了天下所有父母的心愿。

平时好多大学生在我面前陈述他们的回报时，有些人显得满足，有些人显得无奈，还有些人在抱怨。而父母对待儿女却是包容，包容之广大，包容之厚重，让人不可思议。有时我想，不要用过多的文字，用两组照片的对比最能说明儿女对父母的回报：儿女的衣着和父母的衣着；儿女的饭桌和父母的饭桌；儿女的卧室和父母的炕头；儿女放长假时带着爱人和孩子坐着飞机游山玩水，父母可能正顶着烈日，啃着冷馍，给苹果套袋，往地里拉粪，摘着花椒卖钱为儿女买房买车添钱……这一组组镜头，你能让我拍照吗？你能让我发表吗？

两年多的漫长采访，我看了多少白眼，吃了多少闭门羹！采访一天往往是一无所获，父母没有一个说儿女不好的，有时有些父母说漏了嘴，随即就改了口。一个七十多岁的农民父亲到西安看望做了官的儿子，儿媳妇不让进门，儿子无奈把父亲安排在车站的小旅社，第二天早晨父亲坐着车回家了。我见到这位父亲时，他却笑着说，儿子和媳妇对老人都好。我采访一个老民办教师时，他无意中给我说，儿子大学毕业十年了，只给了有病的母亲一百零二元。第二次我采访时，老教师给我说，上次的话是胡说，我再问时，便什么也问不出来了。一个母亲守寡供养儿子上大学，儿子大学毕业五年了，没给过母亲一分钱。母亲生活相当艰苦，但她还挤着笑脸给我说，儿子好，每年都往家里捎钱。说话时，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来，是伤心的眼泪，还是激动的眼泪，母亲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为了采访到真实的故事，有时我只能到四邻采访，

四邻说起回报的事也是吞吞吐吐，欲言又止。几次我想半途而废，另写别的，但当我看到这些父母迷离的眼神，哀愁幽怨的神态，在生活的底线挣扎的境况时，我的心又激动了。我重整行装，鼓足勇气，驱车到十六个乡镇的角角落落，只要听到一件有关的事，甚至听到一句话，发现一点痕迹，我都顺藤摸瓜，一问到底。终于采访到一百多个回报的故事，形成了《回报》的素材。

这本书的体裁到底属于哪一种我也说不清。书中的故事是真实的，有些情节和细节是虚构的，为了避免惹麻烦，甚至有张冠李戴的。

大多数学子是孝敬父母的，不管回报的多少，不管是金钱的回报，还是感情的回报都是回报。但我认为，我们要找到生命最内在的东西，就是不能有任何借口。父母为了儿女的成长，为了儿女的幸福，从不谈什么条件与理由，这种爱是博大的，厚重的，他们找到了生命内在的东西。一旦孝敬父母之举和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时，我们做儿女的宁可放弃父母，亦不愿损害自己的利益，这种孝敬是虚伪的，这种爱是狭隘的、表层的。民间有句俗语，人都是往下亲。这句俗语可能成了一些人為自己行为辩解的依据。记得曹植在《白马篇》一诗里有这样两句：“父母且不顾，何言子与妻。”我们今人可能是“子妻且不顾，何言父与母”。

作者

2009年5月20日于天下斋

序

陈忠实 李康美

在陕西文学界，党宪宗先生可算是“老来红”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。他终生致力于诗词创作，无论是古体诗还是现代诗，都一直被读者欣赏。六十岁之后，他又创办了“关雎诗社”，并且出任社长，成员竟有上千人之多。这样的文学社团，也许并不鲜见，但由他主办的《关雎诗刊》，却引起了众多新老诗人词家的关爱。近年来，许多刊物都陷入了运行的艰难，尤其是深受经费问题、稿源问题等的困扰，而《关雎诗刊》这一纯粹的民间社团刊物，每年四期准时出刊，从不间断。该刊立足于陕西省合阳县，稿件却来自全国各地，这就形成了诗词创作的交流，不但使“关雎诗社”的胸怀更博大，而且使《关雎诗刊》声名远扬。由此可见党宪宗的号召力和创造。

我们说党宪宗是“老来红”，更在于他的文学创作的新境界和令人羡慕的新成就。

就在党宪宗的年纪逾越六十岁这个被看成是老年人的门槛时，他不仅没有放缓脚步，反而给自己加压，写出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《沉重的母爱》。是什么原因让他放下了诗词创作，而且还放下了自己经营的宾馆生意，一鼓作气推出了二十多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呢？用党宪宗自己的话说，“我实在是憋不住了！”《沉

重的母爱》确实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，全书的题旨和内容，都是对农民供养大学生难的现象的真实记述和描绘。好些年，我们看到多少孩子考上了大学，而父母却为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夜不能眠，有人甚至因此自杀。如果说在城市这都是些偶然事件，那么在经济还普遍落后的农村，艰难的家庭就比比皆是了，其困窘的程度也更加让人触目惊心。

《沉重的母爱》出版后，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，据说有许多读者在阅读时失声痛哭。《三秦都市报》的一个女记者看了这部书后说，这些年我读了好多书，但从来没有像《沉重的母爱》这本书这样感动得我失声痛哭，而且是痛哭不止。此书单在合阳一个县城就卖出了七千多册。当时的合阳县，上至政府官员，下至普通老百姓，都形成了《母爱》热。仅此一点，就可见这部书产生的社会效应之广泛。一时间党宪宗本人也成了诸多新闻媒体关注采访的对象，《半月谈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人民日报·环球人物》等全国几十家报刊，凤凰卫视等十多家电视台以及数百个网站，都对党宪宗进行了专题报道或者是专题访谈。

党宪宗就真是“老来红”了。

用心酸的泪水换得自己的荣誉，这是党宪宗完全始料不及的事。新闻媒体对党宪宗的报道和访谈，实则也是对这一问题的热心关注和呼唤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党宪宗没有于此止步，而是把目光放得更为长远，把既定的命题进一步探究。我们眼前看到的这部书稿叫《沉重的回报》，是《沉重的母爱》的姊妹篇。或者说，把对于社会问题的视觉转移到了儿女这一代人。

父母为儿女上大学付出了沉重的又是至诚的代价，儿女们又该进行怎样的回报？他们的回报不单是学习成绩的优劣，也不仅是毕业后获得了什么样的工作，还应该包括对于亲情的回报，对于父母的感恩，对于父母的终身赡养，还有对于家乡的热爱和

支持。

阅读党宪宗的这一纪实文学新作，我们觉得某些儿女的回报比《母爱》的沉重还要沉重，还要让人刻骨铭心。不仅不是顺理成章的回报，简直可以说是人性的严重缺失和基本道德的完全沦丧！一个父亲为了给儿子挣学费，每天晚上都要去山沟里捉蝎子换钱。盼得儿子大学毕业在城里有了份工作，父亲捉蝎子摔到六十米深的深沟里，生命垂危时，儿子却说以后结婚买房子还要家里拿出三十万元钱。卧病在床的父亲哭着说：“你把我背到西安街道上，让汽车轧死，用命给你换钱吧！”儿子和父亲发生了这样的争吵，竟然拿走家里东借西凑的万把元学费一去不返，再也没有回过穷山沟。又是一个儿子上了大学，最后在城里安家立业，已经年迈的父母连在春节和儿子团聚的机会都没有。一连三年除夕之夜，一个问候的电话都成了可怜父母的奢望，这一年也是，一直等到大年初一早晨，也没有等到儿子的电话，后来才知道儿子儿媳带着他们的孩子出外旅游了。这些儿女是否想到苍老孤独的父母的盼儿心呢？

党宪宗在《沉重的回报》这部新作中，记述的令人伤痛的事例还有许多，有些儿女们的作为，比前边的那两例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甚至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。诚然，作为文学作品，党宪宗也许是把那些丧尽天良的事例进行了集中编辑，以典型代表的嘴脸向读者展示。但是正如目前在全世界流行的什么“甲型H1N1流感”一样，虽然在引发的数量值上非常少，却让众多的人忧心忡忡，恐慌不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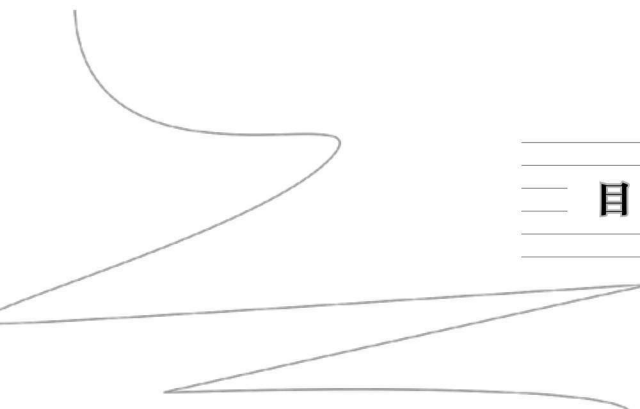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都具有忧患意识，也很注重建树人文情怀。党宪宗在鞭挞丑恶的同时，更珍惜那些美好的儿女温情。一位母亲患了重病，儿子带着未婚妻义无反顾地回到母亲身边，他们也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。为了守护母亲，他们甚至不惜可能丢掉工作；为了把

母亲的病治好，儿子四处借钱，他深情地对母亲说：“欠下的债，我来还。你必须幸福地活下去！”在党宪宗的新作里，这样感人的事例尽管不多，无疑却是作为正常人的情感的主流，是文明社会的主导。这些年，我们在报端看到的感人事迹还少吗？整个社会的文明、和谐、进步，也必然渗透到家庭、社会的细胞里，更多人的灵魂都会得到净化和提升。

党宪宗活得很潇洒，对于人的生存状态有着与众不同的高论。他说：“五十岁的男人最具风采，六十岁的男人最有魅力。”由此可以看出他笑对人生的精神和态度。然而，就是这么一个乐观的党宪宗，却接连写出了两本“沉重”的书，在采访的过程中，他多次失声痛哭；在写作的过程中，也经常是泪流满面。我们以为，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的情感波澜，它必然会影响和触发广大读者的道德审视，这也正是此书的警示价值和发人深省的社会意义。

陈忠实：作家、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李康美：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



目 录

001/ 儿子不是龙，是一条忤逆虫

母亲守寡含辛茹苦耗尽一辈子心血供养儿子成了龙，又供养了孙女，供养了两个重孙子。儿子成龙后抛弃了农村的妻子，抛弃了女儿，另觅新欢。城市的儿媳五十多年只回过三四次家，城市的孙子也很少回农村的家。他束手无策，情之无奈……他守在母亲灵堂前追忆着往事。七十多年的恩恩怨怨、凄凄惨惨、悲悲切切……

025/ 父亲孤独地死了，责任在谁

父亲既当爹来又当娘，把“三只虎”养大。“三只虎”都上了大学，毕业后事业各有所成。父亲一个人在家住着新建的楼房，抽着高档烟，喝着高档酒，盖着丝棉被，坐着八仙椅。“三只虎”不可谓不孝。由于生活的习惯，“三只虎”没有“一只虎”接父亲到自己城市的家里住。父亲孤独地死了，死时没有一个人知道，这责任在谁？

046/ 儿子说：妈妈病了，我心疼，十指连心啊

妈妈患了脑瘤，儿子千里迢迢连夜赶回家。

为了妈妈的病，他四处筹钱。为了妈妈的病，他决定推迟婚期，甚至想到退婚。病床前他和未婚妻，一对大学生，悉心照料着妈妈，日夜陪伴着妈妈，为妈妈倒便盆、擦澡，为妈妈喂药喂饭。妈妈每顿吃完剩的饭，他都毫不犹豫地吃了，并且说：我和妹妹小时候吃剩的饭妈妈都吃了。

061/ 这个穷山沟，我再也不想回来了

父亲给儿子挣学费，晚上捉蝎子摔到六十多米深的天井窟窿，几乎丧了命。父亲躺在病床上还希望儿子考研究生。儿子却说：我买房子结婚要三十万元，你能给我三十万元我就考研究生。父亲哭着说：你把我背到西安让汽车轧死，车主赔上三十万元的命价就好了。最后儿子拿着母亲借来的一万多元学费走了。四年多了，儿子再没有回过这个穷山沟的家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……

087/ 儿子对父亲说：不给你的工资卡，我就再不回这个家了

继母供养儿子大学毕业了，给儿子完婚，管孩子。儿子工作七八年了，给了母亲两次钱，一次是一百元，一次是两元钱。儿子想买房子没钱，要父亲的工资卡没要下，从此两年多没有回过仅仅只有五十公里路的家。同学同事嘲笑他，妻子埋怨他，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。他写了遗书，含着眼泪送学生进了考场，自己走到学校后边的玉米地里，喝了老鼠药。

112/ 市长路宏光说：我对得起谁呀

父亲早逝，母亲身体不好。嫂嫂奶他、养他，全家供他上大学。他取得了博士学位，在岭南市政府工作，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。为了工作，他顾不上陪母亲、嫂嫂、哥哥吃一顿饭；为了工作，他有负于所有对他有恩有情的亲人。嫂嫂死时，他在国外考察；母亲死时，他在南方招商引资。他只能跪在亲人的坟墓前空哭几声，空流一把泪，空磕几个头。他痛心疾首地说：我对得起谁呀！

149/ 事干得再大，不知道孝敬父母，不如回家卖红薯

公公患了胃癌，儿子考上了大学，她对公公说：“你动手术，孙子就没钱上大学，二者你选择吧。”爷爷为了孙子的学业，选择了让孙子上大学。爷爷奇迹般地活了四年，孙子毕业后第一件事就是为爷爷治病，结果晚了。孙子背着生命垂危的爷爷来到西安，登城墙、上钟楼……以报跪乳之情，舐犊之恩。

168/ 父亲给儿子没有寄出去的七封信

儿子、儿媳、孙子一家三口春节去华南五市旅游，这已经是第三年春节旅游了。除夕之夜，七十多岁的父母老脸对老脸，泪眼对泪眼，盼望儿子的电话。等了再等，一直等到午夜的钟声响了，电话铃骤然响起，却不是儿子，母亲放声哭了……从除夕到初七，两颗凄凉苍老的心随着儿子一家三口在旅游、在流泪、在诉说……

190/ 嫂子内疚地对小叔子说：我和孩子欠你的太多了，下辈子还吧